

反腐纪实小说

交锋

媲美『人民的名义』的监狱反腐风云

洪与 著

不为人知的监狱交锋，边缘人群的人性抉择
两任书记，一道狱门，上演拍案叫绝的反腐大戏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反腐纪实小说

交锋

洪与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交锋 /洪与著.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5155-1559-5

I. ①交… II. ①洪…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 242110 号

交 锋

作 者 洪 与

责任编辑 王秋月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32

字 数 587千字

版 次 2018年2月第1版 201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三河市腾飞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1559-5

定 价 49.8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3号 100102
GOLD WALL PRESS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目录

C o n t e n t s



01

- 第一章 自杀未遂 ▶ 001
- 第二章 惊天大案 ▶ 014
- 第三章 同学之谊 ▶ 030
- 第四章 旧案重提 ▶ 048
- 第五章 进退周旋 ▶ 069
- 第六章 绝食事件 ▶ 076
- 第七章 恋人重逢 ▶ 084
- 第八章 先手后手 ▶ 099
- 第九章 首度交锋 ▶ 116
- 第十章 家破人亡 ▶ 132
- 第十一章 柳暗花明 ▶ 151
- 第十二章 饭局之局 ▶ 168
- 第十三章 天堂地狱 ▶ 173
- 第十四章 机关算尽 ▶ 185
- 第十五章 沦落风尘 ▶ 198
- 第十六章 心灵之殇 ▶ 215

第十七章	狱中魅影	▶ 230
第十八章	良心未泯	▶ 247
第十九章	重返校园	▶ 265
第二十章	良心发现	▶ 284
第二十一章	局中有局	▶ 301
第二十二章	特殊任务	▶ 319
第二十三章	官场战场	▶ 339
第二十四章	灵魂之痛	▶ 361
第二十五章	在商言商	▶ 381
第二十六章	幡然悔悟	▶ 398
第二十七章	一波三折	▶ 418
第二十八章	至亲至情	▶ 437
第二十九章	舍生忘死	▶ 449
第三十章	生离死别	▶ 466
第三十一章	心心相印	▶ 481
第三十二章	浴火重生	▶ 497

后 记	▶ 502
-----	-------

第一章 自杀未遂

(1)

早春，连绵的山峦依旧是一片沉重的斑驳，尽管偶尔一树怒放的野樱花像一团云霞直击眼睑，尽管在厚厚的墨绿中缓缓流淌着嫩嫩的藕黄色。

一辆轿车在逶迤的山间公路上颠簸前行。

文守卫望着车窗外，目光追寻着对面山坡，像是在搜寻什么。

随行的县委办主任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侧头看看文守卫，欲言又止。他很不自然地扭动了几下身子，又侧头看看文守卫。

“书记，您……我……有一件事……”他吞吞吐吐地说。

文守卫依然望着窗外，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县委办主任小心翼翼地接着说：“谢书记是我的老领导……”

“停车！”文守卫突然打断他。

司机紧急刹车，县委办主任吓了一跳，有些慌乱，扭过身子眼巴巴望着文守卫，结结巴巴地说：“我……我我……”

“没事，我到前边走走……”文守卫打开车门，朝后面走了一段，站在公路边朝山沟凝视。

这地方叫笼子沟。从初中到高中，他都记不清多少次与谢天明从这里走过，二十年前高考后一起回家那一幕浮现在脑海里。

“当官的就了不起？十年后，老子也要坐轿车，还比你这乌龟壳高级！”谢天明当年说的话仿佛又在耳边回荡。文守卫朝东边望望，又转身朝西边自己家的方向看看，苦笑一下，少年时代求学回家，每每走到这里，都与谢天明告别，一个朝东，一个朝西，一个右，一个左，现在想来，显得那么泾渭分明，有些悲凉，还有几分残酷。

而今，自己要顺着这条国道去省城，就任省监狱管理局党委书记兼局长，而谢天明呢，则在自己所管辖的监狱内服刑。

早春的山风还有些刮脸，文守卫打了一个寒战。

文守卫把目光移到对面的悬崖，那里曾发生过一次惨不忍睹的交通事故，当事人就是谢天明的原配妻子。小固县公安机关给出的结论是，当事人驾车车速过快，不幸坠崖而亡。但是民间也有议论，究竟是天意还是人为，只有天知道。

文守卫返回车里，感觉有点儿疲惫，他眯着眼睛，想打个盹，但是心里总是平静不下来……昨天去省城参加全省优秀县委书记表彰会，他是全省表彰的七个优秀县委书记之一。会议还没结束，省委组织部部长就把他叫到省委书记办公室。书记说省委昨晚研究决定，派你去主持省监狱管理局工作，任党委书记兼局长。今天下午回去交接工作，明天就到省监狱管理局履职。现在情势紧急，有什么想法你到任后再说。我相信你有大局意识，会服从省委的安排。

文守卫感觉很突然，但由不得他的感觉，省委书记都这么说了，自己还能有什么意见？省监狱管理局的事他略知一些，因涉嫌腐败、徇私枉法，局长和一位副局长以及三个处长被监察机关逮捕，引发全省司法行政系统大地震。

组织部长说，问题远远比想象要严重得多。近年来监狱处于布局调整阶段，大规模搬迁到大中城市，项目多，腐败现象很突出，加之西方国家对我国人权的攻击，经常拿罪犯改造这一块说事儿，而监狱在布局调整阶段，重心工作在迁建上，客观上放松了对罪犯的监管教育，脱逃、袭警等突发事件增多。全省几十个监狱啊，是我省的后院，后院不稳，省委能安心吗？这就是为什么省委把你这个优秀县委书记放到这个火山口的真实原因。

“怎么样？明天到监狱管理局有问题吗？”组织部长最后问。

“请书记、部长放心，除了办公室的茶杯是我的，其他都是国家的，没什么可移交的，我现在就可以去监狱管理局。”文守卫平静地说。

“嗯。”省委书记赞许地点点头，起身走到他面前。

文守卫立即站起来。



省委书记端详着他，然后拍拍他的肩膀：“小文啊，这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你担子不轻啊。”

“我一定全力以赴，争取让领导们早点睡个安稳觉。”文守卫说。

“好，我盼着这一天，你去吧。”省委书记使劲揉揉太阳穴，坐回到椅子上，眯起眼睛，一脸疲倦，无力地朝他挥挥手，算是告别。

车子颠簸了一下，打断了文守卫的思路。

“前面就是谢天明的老家吧？”文守卫问。

县委办主任说：“还远呢，前面那个山嘴下河，翻过那座山，再下到山腰就到了。”

“喔……”文守卫若有所思。

“哦，对了，你的家不是也在这一带吗？要不要回去看看？”

“不用了，监狱管理局的人已经在高速路口等着了。”

“书记，我得把你送到局里。”这时，县委办主任电话又响起来，他“嗯嗯”了两声，说：“是上梁镇孔书记打来的，说是想跟你告个别。”

文守卫皱皱眉头：“你叫他好生把最后一个村的饮水工程搞好了再跟我告别……哦，不是……到那时再给我打电话，告诉他，我在省城请他吃饭。”

(2)

清水监狱一监区罪犯吃过午饭，三三两两在操场上等着集合，到车间劳动。

谢天明靠着厕所边墙角一动不动地蹲着，耷拉着脑袋盯着地面。昨天晚上，他一如往常一般，失眠了，但昨晚又与以往的失眠不一样。昨晚在看新闻时候，他看见了昔日的同学文守卫。新闻报道省委召开全省优秀县（市）区委书记表彰大会，文守卫站在主席台上，高高举起获奖证书。他，满面笑容，不，是春风得意。看他得意忘形的样子，谢天明浑身每一个毛孔都像被严密封死了一般，窒息得要死。而恰在这个时候，那个二皮又大声嚷嚷，谢贪官，快看，在表彰你们呢。他下意识地紧握拳头，想立刻冲上去一拳把他砸倒在地，再踩他几脚。但是，理智告诉他，作为一个县委书记，不能跟他一般见识，他算什么？混混？小流氓？素质低劣得跟肮脏的流浪狗一样！暗骂一通后，尽管心里舒服了许多，但他心头还是在滴血，我他妈的怎么跟这种人生活在一起？！他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高昂起头，鄙夷地扫了二皮一眼，转身离去。哨子声“刺咧咧”地叫起来，犯人们飞快地跑，迅速排队。

“谢天明，谢天明，集合了！”大组长李浩健冲着他大叫。

谢天明似乎没有听见一般。

大组长朝他走去，民警杨阳挥手示意大组长停下。杨阳走过去，弯腰看看谢天明，然后蹲在他面前。

谢天明依然没有发现杨阳。

杨阳拍拍他的肩膀：“谢天明，你怎么了？”

谢天明回过神来，抬头看见杨阳，立即条件反射一般地跳起来，摇摇晃晃地立正：“报告杨警官……”

杨阳打断他：“去集合！”

谢天明扭头就跑，跑了几步，突然停住，似乎记起来什么，转身面向杨阳，立正：“是！”

犯人们一阵哄笑。

谢天明笨手笨脚地站到队列里。

“报数！”带班民警杨阳下达口令。

“14、15、16……19……”

杨阳盯了盯谢天明，有些生气了：“又是你！你以前还是县委书记，连报数都不会？16过了19？重来！”

监区长马旭东突然出现在大门口。

“谢天明。”

谢天明愣了愣，没有反应过来。

“谢天明！”马旭东提高了声音。

“到……到！”

站在谢天明旁边的潘佳杰推推他，他才反应过来，迟缓地出列，笨拙地立正，机械地回答。谢天明被关了七天禁闭，昨天晚上才回到监区，脸色苍白，没有一点血色，言语显得木讷，行动也比以前迟钝了许多。

“你去喂猪。”

所有罪犯的眼光一下子齐刷刷地丢向这个前县委书记。谢天明尽管背对着罪犯队伍，但也明显感到那一双双眼睛像一支支利箭，刺入他的心脏。他佝偻的身体更加佝偻了，微微战栗，胸口剧烈地起伏，嘴唇哆嗦了几下，似乎想说什么。

内看守从值班室探出头来问：“老大，谁签带？”

“我签带。”马旭东说。

内看守连忙填写好出监记录，又把笔和记录本拿出来让他签字。

“走呀！”马旭东签完字，见谢天明还站在原地，催促道。



谢天明表情木然，像一根在风雨飘摇中的朽木，似乎根本没有听见一般，依旧可怜巴巴地站在那里，不时还晃动几下，好像站不稳。

“为什么偏偏……偏偏……要我去喂猪？！”谢天明情绪很激动。

杨阳大声训斥：“谢天明，是不是又想对抗政府？小间（禁闭室）还没待够？你别不识好，监区长就是考虑到你才从小间出来，体质弱，才叫你去喂猪。”

“我……我，我……不去喂猪！我到车间做衣服！”谢天明情绪更加激动，原本死灰色的脸涨成了猪肝色。

一个罪犯举手：“报告警官，我去喂猪！”

这个人捕前是个县长，跟谢天明一样是个父母官。所有人的眼光一下子像队伍操练正步一样，整整齐齐地转向他。疑惑、赞许、鄙夷，还有因没有像他那样挣表现而感到后悔的。

马旭东走过来，站在队伍前面的中间位置，目光锐利地扫视。罪犯们不敢与他的眼光相遇，挪动了眼神。

“你，站到谢天明旁边。”马旭东下令。

那名罪犯小跑到谢天明的身边，立正，动作很规范。

马旭东指指他们俩说：“你们看看，一个县委书记、一个县长，正好搭班子嘛。”罪犯们一阵哄笑。

“但是，这个班子怎么着都是一个不团结的班子，一个往西，一个偏要往东，所以，县长你不能去喂猪。”说到这里，马旭东话锋一转，“但是，我想问问县长，你怎么愿意去喂猪呢？”

那人原本立正的身子又向上挺了挺：“报告监区长，劳动本来就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我们是什么人？这里是什么地方？我们来这里干什么？所以劳动改造更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

“县长比县委书记认识深刻啊！谢天明，你入狱已经五年了，难道还没有转换角色？你是不是觉得你还是县委书记？哪怕你现在是县委书记，就不能喂猪？我看，我们有必要开展一场养猪大讨论，今晚就讨论！要把理论、世界观、价值观问题讨论透彻，才能与你们的改造实践相结合，才有改造的动力。这个问题解决后，每个以前是县处级以上，都要去喂喂猪。”马旭东的手在空中用力地划了一下，仿佛要把什么东西剖开。

罪犯潘佳杰心里冷笑一声，鄙夷地看了马旭东一眼，寻思：“我是学马列主义的，难道要我分析用马列主义指导喂猪？要是我手下有这种干部，早就撸下来了。”

马旭东说完，对谢天明命令道：“走，去喂猪！”

原先喂猪的罪犯是吉牛马二，他高高举起手，结结巴巴地报告：“报……报报……”

罪犯们忍不住窃笑。

马旭东看着他说：“你还是去喂猪。”

吉牛马二摇摇摆摆地跑出列，在马旭东身后三米远的地方紧紧跟着。

谢天明迟疑了一下，慢腾腾地挪动着脚步，跟在吉牛马二的后面。

马旭东在猪圈门口停下来，转身对吉牛马二说：“分三分之一的猪给他。”

吉牛马二连忙立正：“是……是是……”

吉牛马二还没说完，马旭东已经走了。

(4)

文守卫在高速路口与省监狱管理局来接他的办公室主任马星宇会合，打发县委办主任回去，直奔省城。

马星宇三十出头的样子，平头，动作很干脆，显得很干练，今天他特意穿了一身警服来接文守卫，显得更加英气勃发。

他拿出给他准备好的手机卡说：“老大，我给你办了一张手机卡……”

“什么？老大？”文守卫眉间一挑，不悦地打断他的话。

“哦哦……我们监狱局都这么称呼局长……”

文守卫严肃地说：“监狱是国家专政机关，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机器，不是黑社会。”

马星宇连忙改口说：“局长批评得是，我马上改正，回去立即给各处室传达你的指示……这里有两张卡，尾数是6777，还有一个是6888，你看你用哪个号？”

“谢天明关在哪个监狱？”文守卫不置可否，而是问另外一个问题。

“这个……我马上问问。”马星宇连忙给狱政处长打电话询问。

狱政处长也不知道这个罪犯关在哪个监狱，便问是刑事犯还是职务犯？

马星宇眼角的余光看见这位局长眉头又锁起来，慌忙背过身低声说：“你老兄赶快查查，老大……噢噢……是局长问呢。赶快，不挂电话，我等着呢。”

过了好一会儿，狱政处长还没回话，马星宇觉得气氛很窒息，便挂断手机，小心地问文守卫：“你在省城有住房没有？没有的话，就住在清水监狱在省城办事处的宾馆里，我已经跟他们打了招呼，贵宾间，一个卧室、一个会客室，今天之内把互联网安装好……”



“清水监狱是关押职务犯的监狱吧？”文守卫还是对马星宇的话不置可否。

“是是，我们省专门关押职务犯的有两个，清水监狱是专门关押男性职务犯的，女性职务犯关押在省女子监狱。”

“嗯……那谢天明应该就关押在清水监狱……”文守卫若有所思地说，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马星宇说。

马星宇摸不准这位新领导此刻的心思，便不接话。

又过了一阵，狱政处长才打来电话说全省罪犯叫谢天明的有三个，你要问哪个？

“怎么这么慢？清水监狱有没有叫谢天明的？”马星宇问。

“唉，内勤没来，设了密码，只有我和内勤知道，密码又不能让其他人知道，我又不会摆弄电脑……嗯，有一个。喂，老弟，我听说你一大早就去接新老大了，老大问这个有啥意思？”

马星宇低声说：“我哪里知道？”他就挂了电话，对文守卫说，“局长，谢天明就是关在清水监狱。”

这时，省委组织部部长打来电话，要文守卫下午三点直接到省纪委副书记王炳松的办公室，王书记要找他进行廉政谈话。

文守卫与这位副书记相处过几天，那是他就任小固县县委书记半年后，王炳松陪同省委书记来小固县调研退耕还林工作，上梁镇一个村的数十个村民把省委书记的车子拦住了。王炳松从车上下来，对村民们说：“我是省纪委副书记王炳松，我住到你们村子处理你们的问题。”他挽起一位老人胳膊：“老哥，我住你们家如何？”老人激动得满脸通红，连声说：“那感情好。”他和老人有说有笑地走，其他村民也就跟着走。文守卫当时不知是陪省委书记呢，还是去陪王炳松。省委书记说：“文守卫，王书记要是有任何闪失，我拿你是问！”文守卫就一阵小跑跟着王炳松住到村民家，一住就是4天。在他的印象中，这是一位严肃而和蔼的老人，对地方官员的要求很严，严格得近乎苛刻，而对老百姓永远是那副笑眯眯慈祥的面孔。他甚至可以停下来跟小学的孩子一起玩沙子。自从那次与他相处之后，从心底里敬重这位领导，自己的工作风格多多少少受到他的影响。而今，这位副书记找自己廉政谈话，心里既兴奋，还有一点害怕，自己总得表个决心吧，到时候应该怎么说呢？文守卫越是这样忐忑，越觉得马虎不得，于是眯着眼睛打腹稿。

(4)

吉牛马二扭头瞧瞧谢天明，摇摇头，扭头走到猪圈，里面立即传来“哼哼嗷嗷”的猪叫声，像潮水一般，击打着谢天明的耳鼓。他感觉似乎有一盆冰冷的、散发着恶

臭的积水泼在他身上，他愤怒地挥舞了一下拳头。

“逃跑无出路，逃跑无出路……”

一队排着整齐队伍的罪犯朝车间走去，嘹亮的歌声淹没了他的愤怒。他蹲在地上，耷拉着脑袋。

吉牛马二拿了一把扫把出来，打量他几眼，又摇摇头，把扫把放在他面前。

吉牛马二说：“你就……扫……扫扫……”

不知怎么的，吉牛马二有些着急，比画着示意他扫猪圈外围。

谢天明明白，他是在照顾他，拿着扫把站起来，感激地朝他笑笑。

吉牛马二走进去，不一会儿，猪叫得更欢了，夹着“噗噗”的抢食声。

一阵晨风吹过，谢天明下意识地用左手握住鼻子，右手拿着扫把，心不在焉地东一下、西一下地扫地。

三个全副武装的特警巡视路过这里，见他那样，一个特警大声训斥：“把手放下来！不像话，你这是在参观访问，还是在劳动改造？”

谢天明觑了民警一眼，把手放下，双手扫地。但心里一阵恶心，他弯腰曲背，直打干呕。

特警们厌恶地皱皱眉头，转身便走。一个特警边走边骂：“我靠！这种寄生虫，早就该来劳改了！”

谢天明气咻咻地狠狠将扫帚扔在地上，一屁股坐在扫把上，捂着鼻子愣愣地望着天空，嘴里喃喃地念叨：“文守卫……”

(5)

太阳火烧火燎地炙着大地，笼子沟似乎没有一丝风，水稻田边的热浪犹如海涛，一波接着一波的，好像要把所有水分都蒸发掉一般，令人窒息。

山路弯弯，曲曲折折地沿着山势而下，少年文守卫和谢天明走在山道上。文守卫赤着脚，背着背篋，里面装着棉被，被面很破旧，补丁打补丁，有一处已经张开了口子，露出发黄又带一点灰黑色的棉絮；谢天明则赤裸着上身，把一件有很多破洞的背心搭在肩上，拿着一根细细的荆条，不时随意打打路边的野草或者树木，悠哉地走在前面。

文守卫用手刮刮额头上的汗水，在裤子上擦擦，抬起头看看前面说：“我们在小河边歇歇吧？”

谢天明停下来，回头看看：“我说你呀，背这些回去干什么？你看我，扔了，全扔了，连课本都扔了，多轻松自在！马上就要上大学了，难道你还要背着这些破烂上

大城市？”

文守卫笑笑，没有说话，加快了脚步。

两人来到河边，捧起河水一阵猛喝。

谢天明看四周无人，索性脱得赤条条的，在浅浅的河里痛痛快快地洗澡，看文守卫没动，便说：“下来呀。”

“我内裤破了……我给你望风吧。”文守卫不好意思地笑笑，朝上边走了几步，不时警觉地望望四周。

等谢天明上岸穿上裤子，他背起背篓，准备出发。

谢天明跑过来，抢过他的背篓说：“我帮你背一段。”

山腰上的公路是一条通往省城的国道，尽管是国道，但也是一条窄窄的泥巴路。

到了山腰的公路上，谢天明气喘吁吁地放下背篓，随地一坐：“哎呀……热死我啦……”

这时候，一辆黑色小轿车突然从前面山湾里呼啸而来，喇叭歇斯底里地叫，把两人都吓了一跳。小轿车卷起的尘土迎面扑来，两人躲闪不及，一下子被笼罩在飞扬的尘土中。

谢天明使劲呸了几声，朝小汽车驶去的方向愤怒地挥舞着荆条，骂道：“我日你八辈子奶奶，怎么这么没教养？当官的就了不起？十年后，老子也要坐轿车，还比你这乌龟壳高级……”

但他似乎自信心不足，扭头问文守卫：“你说，十年后我们能坐上小轿车吗？”

“这个……我说不定连大学都考不上呢，坐小轿车？不可能吧？”文守卫使劲摇头，疑惑地看着他。

“哼！”他有些沮丧，显然很不满意文守卫的回答，“走了走了……兄弟，我们一别，天各一方，不知何时才能相聚，保重！”

他大踏步朝东边而去，边走边高声唱：“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文守卫高声喊了一声保重，但他并未回头。

谢天明脸上露出鲜有的笑意，目光里透出一丝明亮，他用力挥动双手，轻哼道：“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目光游走，在不远处的高墙电网上凝冻住了，张着的嘴里发出的不再有旋律，而是“哼哼啊啊的，杂乱无章”的声音。良久，他才慢慢收敛起心神，目光变得困顿、浑浊和无助，盯着地面，喃喃自语：“文守卫……”

目光散乱间，他突然看见一个女人朝他走来。

那女人穿着黑色的紧身衣，外套着高领黑色大衣，再加上一双黑色的高后跟靴子，稳重，高雅，给人一种难以言表的稳重和安全感。只是那条挂在脖子上的围巾，白得像三月盛开的李花，自然溢出圣洁的气息。

谢天明偏头看，使劲地看，可就是看不清她的脸。

谢天明摇摇头，再看，一头猪跑了出来，摇头摆尾地在地上乱拱。

谢天明暴怒地跳起来，举起扫把狠命地打在猪背上。那头猪受到惊吓，向花园里狂奔而去。

吉牛马二正好追出来，见状慌忙追猪去了。

谢天明把扫把扔在地上，坐在扫把上。

“她……唉……”

谢天明神色黯然。

“她……谁呀？想想……婆娘了，嘿嘿……”

谢天明慢慢抬头，才发现吉牛马二站在他旁边。谢天明低头又盯着地面，不理睬他。

“坐牢了，你啥事都得将就警官……”

谢天明皱皱眉头，有些厌恶，捂着鼻子道：“我将就什么呀？我又不干违规抗改的事。”

吉牛马二不满地嚷嚷：“咋说话的，赶紧扫地，不要捂鼻子！”

谢天明跳起来，双手紧握住扫帚，愤怒地看着吉牛马二。

“叫你喂喂猪，你为啥不乐意？”

谢天明冷哼一声：“这辈子，我啥都想过，就没想到我要喂猪。”

吉牛马二突然笑起来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从前呀有一头猪，被宰杀后跑到佛祖那里哭诉，佛祖啊，我吃了一辈子剩饭泔水，最后落得这么个下场，我冤枉啊！你猜佛祖怎么说？”

谢天明假装没有听，把目光丢向地面。

“佛祖说，你上辈子听不进意见，今生就让你长个大耳朵；你老坐在办公室，今生让你四肢短小；你看不起平民百姓，今生就让你眯眯眼；你吃的剩饭剩菜，那是你上辈子浪费掉的，还有啊，你爱二奶，今生就让你长两排奶子……”

谢天明猛地抬头怨恨地盯着他。

吉牛马二“嘿嘿”一笑，又说：“不想喂猪？还想当猪？我十二——不，十三万分地、认真地告诉你，进了这个牢房，你过去享清福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谢天明拿起扫把在他的脚下一阵乱扫。

“不识好歹！我是琢磨你在咱们内部有点关系，才叫你喂猪。那些讨口子娃儿，想来喂猪，还不行呢！”

谢天明停下来，双手拄着扫把，不屑地说：“哼，还有人想喂猪？”

“老实告诉你，喂猪嘛，这活路说起来难听，干起来安逸！打个比方，你在牢里，喝得上‘一二六’么？喝不上嘛！在这儿……”

吉牛马二神秘地笑笑，苍老的皱纹像风干了的橘子皮。

谢天明奇怪地看着他：“啥叫‘一二六’？”

吉牛马二伸长脖子，左右看看，附近见没有民警在场，指点着谢天明：“让你长长见识……”

他朝谢天明招手，示意跟他进去。谢天明迟疑了一下，走了进去。吉牛马二跳进一间猪圈，掀开几头朝他叫嚷的猪，很熟练地从猪食槽下面摸出一矿泉水瓶。

吉牛马二将那瓶放在水龙头下冲洗一下，拧开瓶盖，将瓶口直接对准谢天明的嘴：“快，趁现在猫儿不在，我批准你喝一口，只能喝一口……”

谢天明推开瓶子，用怀疑的目光打量他：“这就是‘一二六’？”

“你还装呀，一加二，再加六，等于多少啊？”

谢天明把眼睛睁得铜铃大，大声地叫嚷：“九！是白酒？”

吉牛马二慌忙捂住他的嘴：“我日……日！你还想蹲小……小间。”

谢天明咂咂嘴，说：“我……很久，很久没沾这东西了！”

说着，他抓过瓶子，就往嘴里倒。

吉牛马二一把夺过瓶子，把嘴附在谢天明耳边轻声说：“晚上的，悄悄的，我们两个老东西的，就弄‘一二六’，嘿嘿……”

吉牛马二说完，翻进猪圈，把矿泉水瓶子又藏在猪的食槽下面，拍拍脏兮兮的手。

谢天明眼珠一转，抱着肚子问：“厕所在哪里？”

吉牛马二指指猪圈。

谢天明叫嚷起来：“这……这怎么……”

吉牛马二点点头，拿起扫把走了出去。

谢天明立即翻进猪圈，伸手把矿泉水瓶子拿出来，满手、满瓶子都是黑乎乎的猪屎，他条件反射地扔掉瓶子。一头猪走过去用嘴拱那瓶子，谢天明情急之下，踢开肥猪，抓起瓶子，跳出猪圈，撩起囚衣擦擦瓶子，拧开瓶盖，“咕噜咕噜”喝起来。

(5)

中午时分，马旭东来到监控室。

由于监区警力紧张，各办公室的民警轮流到监控室值班，今天值班的是监区办公室的陈莉。马旭东说谢天明情绪不稳定，吩咐她多注意一下。

陈莉说：“监区长，我分析这个罪犯有明显的抑郁症倾向，而且正处于高危险期，你得找他谈谈，或者带他到精神病医院去看看。”

“哦？是吗？”马旭东以一种颇为意外的眼神看看她，“听说你在学习什么心理学，这个抑郁症就是心理学讲的？哈哈……人哪，要是关在这里，就是神仙都会关出问题来，在一线工作的民警哪个不知道？就是把我关在监狱里，我也有抑郁症。”

马旭东说完便往外走。

陈莉说：“马监，我明天得请假一天。”

“你怎么又请假？”马旭东站在门口，转身看着她。

“我考试……”陈莉也觉得不好意思，从去年下半年报考了心理咨询培训班到现在，每半个月函授五天，加上大礼拜，也就是说每半个月就要请假三天。

“最后一次还考不过，我不会再批准你请假。我说小陈哪，你去参加个什么司法考试也比你现在这个强，心理学，你能摸透这些犯人的心理？我干了一辈子劳改，也摸不出个道道来，你认为这个人已经悔罪认罪，不会再犯什么事儿吧，他偏偏就给你造些事儿来，真他妈的防不胜防，唉……”马旭东唠唠叨叨地说完，走了出去。

陈莉摇摇头，把监控画面切换到猪圈。

陈莉瞄了一眼，立即跑了出去，大叫：“马老大，马老大，谢天明出事了……”

(6)

李文君坐在真皮大班椅子上，对着桌子上一个镏金的、椭圆形的镜子左瞧右看，不时补补粉底。

她穿着黑色的紧身衣，脚上是一双黑色的高后跟靴子，脖子上的围巾，白得像三月盛开的李花。

不远处的衣架上，挂着一件高领黑色大衣。

空调呼啦啦地喷，靠窗的一个青花瓷样子的花盆里密植着四株人那么高的发财树，舒展着倒卵形的、手掌大的叶片，青翠欲滴。其中一个树干上挂着一个财神图片，空调的风扫过时，摇摇晃晃地傍着发财树跳舞。

一个衣冠楚楚的男子推门进来，李文君皱眉，头也不抬，训斥说：“还有没有规矩？”

